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七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克裕王講

官

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

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八月居正上疏

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
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
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為
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
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一曰振紀
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

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
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於浮議一日重
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
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
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
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
奏報違者查叅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
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

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
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
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
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賦役不均花
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
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
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
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

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
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
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
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
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
弱伏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
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
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曰

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為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清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十二月廢遼王大學

士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節頗驕酗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節錮高牆廢其府居正攘以為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三年九月上大閱於京營教塲勅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力持其說上遂行之

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 五月上不豫已

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
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
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
先帝付託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
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 六月甲子皇太子
即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

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

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為吾且
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
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
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與憑几每慷慨收官府權
曰老臣謬膺托孤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
奏自合公聽並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
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

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旣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

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
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
聞拱去居正為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以病
死居正褒然首輔矣 辛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懟勞
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
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
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
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

權課吏實賞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
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
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
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為常 十一月太監崔
敏請買金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
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
疏遂報罷 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

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
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
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留意
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
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
旬即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免元夕燈火
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逢節日具果宴
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

戊寅張居正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為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曆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隆冬進講以毡片鋪地 庚子早朝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偽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監洪已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為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為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即令厠卒卒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劔劔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

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
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
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撈掠死矣因使儒昇大
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即令誣拱家人為同
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
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
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恃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
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孜

者居正鄉人亦與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為此惡名污青
史矣居正強應曰吾為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為居正
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
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
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
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為解即共過居
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
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

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殿中寧有良心倘株連者衆
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
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
坐損可為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
內取殿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
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書笑而納諸
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
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

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博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體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刀劍口語所

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紹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令指目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

無影響強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僂耶皆
曰馮公已為具詞固有陰持之者奈何一清曰東廠機
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
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
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
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
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幸儒所予保益懼希孝
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

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
故忠臣何為有此隨顧保曰高翦子是正直人張居正
故懷忮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內監
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
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率枉
道他去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劾章奏隨事考成有遷
延隱蔽者即舉劾上從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
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為寶珠玉何

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宮人好冶粧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槌可傷人何銷兵為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僚祖宗

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
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
并宴 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
學問必溫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刪定
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覽雖淺近之言
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
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而四
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

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
省吾方畧以平蠻自効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
十六人拓地四百里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
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
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
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
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
覽畢謂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

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糧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為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

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

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侍進諫曰帝王之
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
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
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畫無救於亂亡則君德
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煙火
鰲山祖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
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禪繼此當大婚又皇弟

潞王出閣諸公主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日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太濫宜勅學臣量加裁省并勅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正勿遣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非北騎

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於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

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於

上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
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
饑卒俱從之 八月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即日進吏
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
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
恂若屬吏矣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
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
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
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
張瀚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傳應禎罔上行私橫黷無
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
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
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
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
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籍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

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 三月
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於勤政樓宴安祿山
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四維曰玄宗開元之
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播遷居正曰無論往
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
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亦寢故大寶箴云民
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 五月辛酉上視朝張
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親批疏稿為法上曰

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
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之 秋七月丁酉張

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
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
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
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
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為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
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為殿最於是

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扑楚相率為怨言然賦以時起
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
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
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
百餘萬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
爵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
賴匡弼精忠大勲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
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山東撫按劾昌

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遠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婪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十
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以為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袷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輕一衣民間

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
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
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惟在
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幾無難
矣上嘉納之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宮張居正
言兩宮於萬厯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
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嶺西

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壑險絕諸徭窟穴
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徭轉相
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既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
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
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即今兩廣諸徭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
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
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

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深然之九月上諭停刑益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

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
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
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
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致
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
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己卯張居正父喪
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
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

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
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
許之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
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負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
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強曲為營解
居正跪而以一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
錫爵徑造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
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

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克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默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成為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

衛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為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為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為牘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惴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

網淪矣居正益怒喉臺省劾之以為昏耄勒令致仕

丙午上戒諭羣臣曰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乃
借綱常之說肆為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
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
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
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
至即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賁奏就擬處
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 十

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
任情而英敏善斷中外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
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
威權刦之矣 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
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
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
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撓法者下詔切責之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

給事中李涑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諭居正遂從吉 三月甲寅張居正乞

歸治葬許之辭朝上召見於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下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為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贐金慰諭有加 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

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
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 六月乙未張居
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
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
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
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略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
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

矣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張
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
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
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
福哉事遂寢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
淮淮勢不敵淮揚成為巨浸直逼泗州患近陵寢上以
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

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 三月上

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為寒心此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因

言萬厯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況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厯二年進錢一

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
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 癸卯張
居正上肅雖殿箴命書於御屏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
成梁為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
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
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勲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
帝也却不受 七月甲子給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
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

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
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
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
給事中李涑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
正曰水災請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
乃解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
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
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

間邀擊上善之旣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
成梁率兵禦却之 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於平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
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
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獲妖
人曾光竄入汝元巽姓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
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據律
論罪 三月太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再上上慰留懇

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先帝付托豈忍言
去俟輔爾至三十却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
就職 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 八月
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
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
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
職治功既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

綜覈既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
元氣而養敦厚之體也昔皋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
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
書不懌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等
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
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冲年自多
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
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

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

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
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
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
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
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
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
文章或令侍上清燕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傳作舟
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
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
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
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
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
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
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蠲賑惟皇上量入為出加

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
至若施舍緇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
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
明年即為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
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
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十一月張居正一
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勅褒諭有精忠大勲言
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文伯爵俸居正

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
疾苦今尚有一事為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
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
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
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況徵輸
額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
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

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厯七年以前積負悉
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
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三月丁卯
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
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家平章
以遼左大捷斬速把孩功進張居正太師 甲辰上遣
司禮太監賫手勅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
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為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

密奏薦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即命二人入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諡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為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

讜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
倉粟可支十年同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
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福
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
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
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
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啓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
試士當時目為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

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已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驂乘 御史郭維賢

疏薦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之發馮保南京間住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

標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
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
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黠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
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貽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
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荊州騷動上曰遼府
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著推舉親枝以本
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璽准依親居住給

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養
張居正誣讎親藩籍制言官蔽塞朕聰私佔廢遼地故
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
忠本當斷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
張嗣脩張順張書俱令煙瘴地面充軍

谷應泰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誓介臣都
無他技益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
度量卿貳奔走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

也矧承平之相與叔制異冲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貶公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於宣之綜覈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或許其幹畧毀者僅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傾危陷刻忘生背死之徒耳而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艾牆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

夫穆宗憑几顯帝冲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
臣馮保竊叢於側斯時逐刃之議未行弔讓之謀
潛固賣交附璫漏言市重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
之藉繆賢揆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傳宣新
鄭被斥而馮保以快已之怨者即以酬次輔之恩
居正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鸞權夸毗
若互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顙浩外徙始乃官府交
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恃中涓即

主恩罔替以故扇殿清暑鋪氈禦寒居正所蒙壹
皆媚璫之力也至於犯蹕具獄詞連拱奴謀發宰
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於上公議格於下則上
官黜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氏居正之包
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餘矣若夫父喪
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之於外馮保應之於內
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無魯伯禽之東郊不
啓臨翟方進之脫衰視事語云求忠於孝又云移

孝作忠居正其無人心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曾瞞之心恐失兵柄而且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鎖鑰咸加杖戍又且論死劉臺痕斃士期錫爵以劾頸驚奔張瀚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之收拷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況懋修敬修非列巍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於

漢廷抑亦京條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
遼妃訴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圍
府第匪漢元虧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也
乃論者以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
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
清讌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
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
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時似姚崇編

礪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假令天
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
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
自居正以錢穀為考成而神宗中葉大啓礦稅居
正以名法為科條而神宗末造叢脞萬幾嗚呼手
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
之貽患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七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援朝鮮

神宗萬曆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
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
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收令養
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為信長畫策遂奪

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叅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
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
六州朝鮮金山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
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昖酒於酒弛備吉乃分遣其渠
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逼金山鎮五月潛渡臨津
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朝
鮮王倉卒棄王京次子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
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

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
旦暮且渡鴨綠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
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復大義
揚言大兵十萬已擐甲至賊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
出避愛州 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不諳地利且
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
渡鴨綠江援之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以宋應昌為
經畧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軍前 八月倭入豐

德等郡我兵稍集而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
抗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計無所
出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
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分其將行長等各發
兵守要害為聲援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
之時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閣王惟敬至執禮甚卑
行長詭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
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既還奏廷議以倭

多變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乃趨應昌等統兵進擊而石星頗惑之以惟敬緩急可任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八月布衣程鵬舉請發暹羅兵自海道擣其巢穴時以為奇策又朝議調播州楊應龍援朝鮮十二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問金十萬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

半乃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
中軍趨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
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
儉邪當斬叅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
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標營二十五日
誓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
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沒雲
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正月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至是初四日我師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檟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兩悞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行長竚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遂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度地形

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
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
如栢營擊却之如松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
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
令祖承訓等詭麗裝潜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
東南倭砲矢如雨軍稍却如松手斬先退者以徇募死
士援梯鉤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力拒守倭方輕南面
為麗兵承訓等乃却裝露明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

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斬鼻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算裨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進復開

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安京畿江源
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為清正拒守聞開城破
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
天險而援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七十
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
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
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己至午壺中矢且盡金甲酋
前搏李將軍甚急裨將李有聲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

中鈎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乃益遮夾擊李如梅箭
中金甲倭墮馬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遂潰而我精
銳亦多喪失過橋者盡死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陷畦
水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
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 三月

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
萬佐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闕白揚帆
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

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
軍臨津而將銳卒東西策應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
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食 東師議款初
我師捷平壤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碧蹄之敗
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畧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惟敬
之款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
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追且得倭
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

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
及應昌整衆入城所餘米四萬餘芻豆稱是如松以兵
臨漢江尾倭後欲乘情歸擊之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
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尚州烏嶺烏嶺廣
亘七十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
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
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
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

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讎為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西北長

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島偏在東
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
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
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
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為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
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即議撤
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
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

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藤來請款而倭隨犯
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
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受鎮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
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
佯退誘我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
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勦遼東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
可輕受 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

我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成全羅慶尚
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
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而兵部尚
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
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
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乃并撤吳惟忠等兵止留綎
兵防守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珪居全慶督師以顧養
謙總督遼左九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款亦去不

款亦去款亦來不款亦來蓋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
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欲歸報關白捲土
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
惟敬前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
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為今
日計宜令朝鮮自為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
章下部 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
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攷之太祖

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為厲階耶今關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刼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勅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

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
完逮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
薊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
書石星恐不能羈縻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
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諭行長部
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朝鮮國王李昖疏請許貢
保國上乃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

西飛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倭使抵京石星
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
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
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大畧如
樞部意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
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
舊有王未知存亡闕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
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

長授都督僉事適課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
歸石星遂謂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
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
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
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間之時封使已
發竟不從

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懷觀望至是始抵

釜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
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
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統絳子經行之營
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
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
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
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以倭將行
刺宗城懼棄璽書夜遁比明失路自縊於樹追者解之

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
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上以方
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廷臣交章請罷封上切
責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立限渡海於是惟敬益舞智揣
摩玩大司馬殷掌矣 三月工部郎中岳元聲叅石星
力主封事有三辱四耻五恨五難疏入謫為民 九月
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
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款使者備至朝鮮

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
白土紬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
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
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留石曼子兵於彼
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
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
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
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
不許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
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
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
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
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
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
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逮石星惟敬

按問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
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
應泰贊畫軍前五月邢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
島倭害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東
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閑水戰
乃疏請募兵川浙併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
水兵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
到乘倭未備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為奇計

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大學士張位請屯

田開城平壤以資軍興朝鮮恐中國吞併以嶢嶠為辭

議遂寢 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

骨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

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畧邢

玠陽為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倭嚮

導始絕 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閑山夜襲

閑山島統制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閑山島在朝鮮

西海口右障南原為金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閑山破經畧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聞倭至驚起帳中乘城跣足而遁遼人衛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

犯金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為鳥嶺忠
州西隘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
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
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
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
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
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
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

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下石星於法司併沈惟敬俱坐大辟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亦退屯慶尚離王京四百里貞明反至中途為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宮具揭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

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
不親解惟敬並逮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
帑金犒軍併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
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
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
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
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
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

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暘賄清正
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尉山之南島山
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由彥
陽通釜山貴欲專攻尉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
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兵
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三
日乃進攻尉山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
餘倭盡奔島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

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出方力攻
山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
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柵垂拔楊鎬遽
令國器竊割倭級戰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
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尉山
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
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為然
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砲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為

之中多疊傷然倭亦饑甚瞰我師稍怠偽約降緩攻而
冀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
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
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
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
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諸
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駁正止稱百餘人贊
畫丁應泰聞尉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

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
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勢煽
禍飾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
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趙志皋力
救乃罷鎬聽勘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上
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籍為民以天津巡撫萬世德
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那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益

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為持久計 二月都督陳璘以
廣兵劉綏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玠分兵
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
路劉綏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盤據朝鮮
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尉山自去
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為根本
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
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

恃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玠懲島山之失恃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李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詐為綎而綎詐為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炮圍倭盡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

來偽紆罄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殊有福紆驚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遽傳砲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鴈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游擊王之翰急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紆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悞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紆以巾幘紆進攻城奪其橋斬首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紆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割其糧稻頗

有斬獲倭偽退誘之貴入其空壘伏兵起旗幟蔽空遂
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
倭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於陣前逼
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千
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
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
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繼之游擊藍方威攻其東
北水門自辰至未彭信古用火橫擊寨門碎城堞數處

步兵競前拔柵忽營中橫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郝三聘馬呈文率騎兵先走遂大潰奔還晉州勘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旨下部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沈一貫一會玉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熒惑聖聽上為之霽顏復召一貫入閣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先

走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綈攻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
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統蒼虎船邀擊之得級二百
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衝鋒沒於陣子
龍驍將也諸倭揚帆盡歸經畧萬世德自六月受命不
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捷督學御史李
堯民知之因告廟獻俘上言諸臣欺誤狀上艷然抵疏
於几而罷丁應泰亦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久勞苦
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特諭優叙勘科徐觀瀾抗疏論

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黨和賣國疏至京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金山尉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命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傳首九邊總督邢玠劾贊畫主事丁應泰落職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首陳

璘次劉綬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世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綬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叙稷尉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楊鎬以原官叙用御史陳效病死蔭一子錦衣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谷應泰曰關白本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昫縱酒朝鮮備弛

遂狡焉啟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劫世子
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進窺鴨綠勢岌岌矣而
請援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衛春秋之義也況乎
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喉一
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反播州猓獠之陷
西川荒徼戾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援之之法
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
失如陳湯甘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

於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
於金城策之次也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
恩義開誠布信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
策之又次也乃勦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
著信臨事周張首尾衡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
而中樞之失算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栢進
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繫廓清之功可旦夕殫
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

若麻貴尉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砍柵拔寨
鋒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豈足
食乎況於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淫
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給壺觴好會之詐
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行私損威失
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
關白貫惡病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
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

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爵賞衣緋橫玉
任子贈官不亦慝乎乃馬棟丁應泰之疏能直伸
於闕白未死之前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於闕白
已死之後者蓋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
望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
深憂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
職欺君者封爵而所遭逢異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

謄錄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三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七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噶拜

神宗萬曆二十年二月寧夏噶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來投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

入施脇下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狼貌梟啼名
曰承恩萬歷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
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尚寶丞周弘禴以御史
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併拜義子噶雲等拜雖
請老居恒多畜蒼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
調發巡撫党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
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
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

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快快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
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
外心恣睢驕橫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拜冒糧罪而承
恩以強娶民女為妾箠之二十疇雲文秀又以陞授事
怨馨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廷輔請
給前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
族乎軍鋒劉東陽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啖之曰若
等任為之遂羣哄不可制東陽者靖鹵衛人素梟桀有

異志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刼至書院同繼芳偁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刼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并刼之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噶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

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
自縊死東暘遂自稱總兵聽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
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等雲左右叅將挾慶王
代請賞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
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
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垣拒守
千戶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徇廣武叅將熊國臣棄城
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鹵叅將蕭如薰堅守不

下如薰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薰曰若為忠

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
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又率兵過河欲取靈州齎金帛
誘套部著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
獗全陝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

檄攝總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
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
舟十八艘賊鋒少挫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靈州裨將

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叅將來保誓死守賊
齎書詐門拒却之昀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赴逆謀始折
翼日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昀乃分遣渡河收復營堡廣
武偽遊擊張天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棗園堡靖鹵叅將吳繼祖擣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
堡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套部千騎薄邵剛堡千
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
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

師小鹽池拜聞套部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噶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噶雲引著力兔攻平鹵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教霸套部遁出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駐玉泉被困急李昫馳赴之圍亦解昫會原任總

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翼日抵鎮城下時總兵已擢董一

奎李贊副之官兵抵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二千

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

餘輛追奔入河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

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諸帥

兵為後繼不至被殺通亦傷額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

翼日許朝土文秀協慶王至東城上樓乞暫罷兵願縛

首惡獻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顧投詔勅城下示無所

畏拜妻施氏時諫不聽又翟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
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推跌去之登南城遙謂都
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為國捍邊蒙恩至上將撫臣股
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事不察反以
為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戢亂者吾寧保此完
城結塞北自全耳會官軍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
督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
抵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陽

勒精騎潛伏從延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衆議以李蒼非衝邊才乃調麻貴自戍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豫治滾木礮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至迫脇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為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害妃已死矣總督凡

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時拜父
子立功贖罪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
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
獄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
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
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寧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
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五月巡撫朱
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

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與拜交善追入城招安傑單騎
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即昇
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
礫汝何喋喋為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繫時頓兵數月
未能即下乃重懸賞格購時拜等上特賜總督魏學曾
劍違者立斬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携
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
居敬募浙江千人糗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夏於是

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
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逼城下
昫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叅將馬孔
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與套部深
相結日夜從著力兔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
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
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虜集軍聲大振賊嬰
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于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

東暘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刃芒曜目城上皆控
弦注矢以待國楨策騎直前朝大驚不覺膝之屈也然
賊寔給我無降意自此盡力攻城矣二十五日我師用
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
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
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為砲箭擊却我兵會食賊即縋下
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
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

下兵趨上而譙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
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跳城下
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許朝因欲
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
益喪矣 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
于招撫罷秩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七月二日許朝
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同家人
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縋執繫獄翌日定

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底遂遶城築隄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時拜遣養子克力蓋往著力兔求援松訶知狀命裨將李寧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居有頃套部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緝糾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擊以牽打正別遣董一元乘虛出塞擣其穴麻貴進戰

石溝旁敵稍却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遣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一元報擣土昧巢斬獲三千餘級套部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直前扼之衆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力戰死然套部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堤洩水官兵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疋民食樹皮死亡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

大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守堤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徇來保用靈州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饑民故為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賊不報時套部數闌入堡來救二十一日著力免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敵搏戰自卯

至已敵銳甚如松劍斬縮朒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亦
至張左右翼夾擊李寧手殪二人敵遂却追奔至賀蘭
山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
級示賊賊為之奪氣 九月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至
巴苗兵莊浪兵俱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葉
夢熊布告軍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
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我師陽調舟筏擊
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

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梅國楨呼諸將曰老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堦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跋而恥負嬰木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狃于痛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疇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

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
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贖即不
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間道詣
東暘朝亦各致劄曰將軍故漢臣而首亂在哱氏何橫
身與人嬰禍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
鬪羣鷁所恃不過套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彼親土哱
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為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為
福也東暘朝亦心動自是互相猜疑十六日圍愈迫東

賜頓足歎曰遂至此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
毋令他人砍之先是鎮民郭坤有妾美坤死賊黨周國
柱以繭悅一雙聘焉許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
以問柱曰誠有之朝怒其不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
之說方惶惑召所親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
決雖東陽臣然與朝有隙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
召東陽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以
一劑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陽

也承恩然之遲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
呼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
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
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
下朝跛後從大宣掖之梯半世富抽佩劍砍之首墮梯
下因縛其從騎盡斬之國柱見塵還起有兵劍聲知事
濟乃披鎧登樓佯謂東暘曰官軍已入南城矣東暘驚
起憑軒望國柱自後斬之不死走入厠房支戶國柱引

足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國柱奈何殺將軍柱叱曰若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誅一逆賊何譁也衆盡散承恩既殺東陽朝及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時哮氏尚擁蒼頭軍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哮氏者服尚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叅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哮拜家拜方與

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時洪大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已復輿致承恩獻俘十一月詔磔時承恩時承寵時洪大土文德等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王復寧夏田祖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褒異

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
李如松功第一加宮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樟
楊文牛秉忠等加恩有差如薰妻楊氏守平鹵有功制
勅旌賞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太咸劾穆
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逮治遣戍邊魏學曾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哮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
厯中備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
蓄蒼頭軍聲言報國益不無異志焉方其嬰鑠請

纓挾其子從三千人而西也毋亦觀諸鎮之虛實
結套部為腹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真有廉頗
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侵尅月糧
為党馨罪此特哮氏之權譎借為兵端者耳以故
劉東暘之變則拜蹠之哮雲文秀之怨則拜陰中
之揣拜之意不過恃套為長城緩則倚之為外援
急則引之為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敢於
倡亂而輕於為叛逆也若然則善勦者不當勦拜

而當勦套不在挫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
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取之如寄者耳想其初
拜套聲言聯為一家即可驗其情狀而東暘之恐
喝則曰與套馳潼關著力免之入寇則曰畀以花
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莊克賴如是即拜
之恃套相倚為命者也善乎葉夢熊為帥而五路
分兵扼守寧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哱氏
之計窮蹙極矣迨至打正驚奔賀蘭遠遁拜雖游

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暘東暘
蒙誅于國柱許朝隕命于承恩始則虎狼之殘物
以類聚繼而昆虫之噬還相為攻倘所謂天道是
耶非耶比神宗受賀承恩俘馘雖師武諸臣協謀
有力而葉夢熊聲請討賊自辦糗糧梅國楨仗劍
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氏簪珥犒軍羣婦
墨守則尤聲聲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